

困

扰

莉迪亚·戴维斯
小说集
Ⅱ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莉迪亚·戴维斯
著

「美」

种

种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吴永熹 译

困

扰

小说集
莉迪亚·戴维
斯

II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莉迪亚·戴维
斯
著

—
美
—

种

种

吴永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扰种种 / (美) 戴维斯著; 吴永熹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ISBN 978-7-5086-6153-7

I. ①困… II. ①戴… ②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6097号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by Lydia Davis

Copyright © 2009 by Lydia Davi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enise Shann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困扰种种

著 者: [美] 莉迪亚·戴维斯

译 者: 吴永熹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版贸核渝字(2013)第225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153-7

定 价: 48.00元

图书策划: 楚尘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a

塞缪尔·约翰逊很愤慨

01	无	趣	的	明	友	★		第 0 0
02	修	的	的	的	草	★		第 0 1
03	什	城	的	的	的	★		第 0 2
04	背	城	的	的	的	★		第 0 3
05	自	的	的	的	的	★		第 0 4
06	我	的	的	的	的	★		第 0 5
07	特	的	的	的	的	★		第 0 6
08	从	希	的	的	的	★		第 0 7
09	优	希	的	的	的	★		第 0 8
10	先	希	的	的	的	★		第 0 9
11	伴	希	的	的	的	★		第 1 0
12	自	希	的	的	的	★		第 1 1
13	关	希	的	的	的	★		第 1 2
14	老	希	的	的	的	★		第 1 3
15	寓	希	的	的	的	★		第 1 4
16	新	希	的	的	的	★		第 1 5
17	一	希	的	的	的	★		第 1 6
18	有	希	的	的	的	★		第 1 7
19	最	希	的	的	的	★		第 1 8
20	陪	希	的	的	的	★		第 1 9
21	双	希	的	的	的	★		第 2 0
22	旧	希	的	的	的	★		第 2 1
23	番	希	的	的	的	★		第 2 2
24	多	希	的	的	的	★		第 2 3
25	夫	希	的	的	的	★		第 2 4
26	写	希	的	的	的	★		第 2 5
27	甲	希	的	的	的	★		第 2 6
28	来	希	的	的	的	★		第 2 7
29	波	希	的	的	的	★		第 2 8
30	快	希	的	的	的	★		第 2 9
31	她	希	的	的	的	★		第 3 0
32	玛	希	的	的	的	★		第 3 1
33	黑	希	的	的	的	★		第 3 2
34	我	希	的	的	的	★		第 3 3
35	在	希	的	的	的	★		第 3 4
36	病	希	的	的	的	★		第 3 5
37	对	希	的	的	的	★		第 3 6
38	排	希	的	的	的	★		第 3 7
39	特	希	的	的	的	★		第 3 8
40	自	希	的	的	的	★		第 3 9
41	我	希	的	的	的	★		第 4 0
42	在	希	的	的	的	★		第 4 1
43	她	希	的	的	的	★		第 4 2
44	工	希	的	的	的	★		第 4 3
45	在	希	的	的	的	★		第 4 4
46	离	希	的	的	的	★		第 4 5
47	陪	希	的	的	的	★		第 4 6
48	财	希	的	的	的	★		第 4 7
49	变	希	的	的	的	★		第 4 8
50	周	希	的	的	的	★		第 4 9
51	火	希	的	的	的	★		第 5 0
52	年	希	的	的	的	★		第 5 1
53	伊	希	的	的	的	★		第 5 2
54	即	希	的	的	的	★		第 5 3
55	线	希	的	的	的	★		第 5 4
56	吻	希	的	的	的	★		第 5 5



无趣的朋友

我们只认识四个无趣的人。其他的朋友我们觉得都非常有趣。然而，大多数我们觉得有趣的朋友却觉得我们无趣：最有趣的朋友觉得我们最无趣。少数几个处于中间地带的朋友，那些与我们存在相互兴趣的朋友，我们不信任：我们觉得，在任何时候他们对我们来说都可能变得太有趣，或者对他们来说我们会变得太有趣。



修剪过的草坪

她讨厌 *mown lawn*¹。也许是因为 *mow* 倒过来是 *wom*，那是她的身份的开头——一个 *woman*²。*Mown Lawn* 读起来有一种悲伤的感觉，就像一声 *long moan*³。她读的时候，*mown lawn* 会发出 *long moan* 的读音。*Lawn* 这个词中包含了构成 *man*⁴ 的部分字母，而 *man* 反过来是 *Nam*⁵，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场残暴的战争。*Lawn* 中也包含了构成 *law*⁶ 的字母。事实上，*lawn* 也是 *lawman*⁷ 的缩写。一个 *lawman* 当然可以，也一定曾经 *mow* 一块 *lawn*。*Law and order*⁸ 可以被认为是先从 *lawn order* 开始的，它被那么多的美国人所尊崇。用一台 *lawn mower*⁹ 可以制造 *more*¹⁰ *lawn*。*Lawn mower* 确实会制造 *more lawn*。*More lawn*

1 Mown：修剪（mow）的过去分词形式；lawn：草坪。

2 女人。

3 长长的叹息。

4 男人。

5 Vietnam（越南）的缩写，尤指在越南战争的语境下。

6 法律。

7 执法人员。

8 法律与秩序，有一美剧以此命名。Order：秩序。

9 割草机。

10 更多的。

是 *more lawmen* 的缩写。美国有 *more lawn* 这一点会使得美国有 *more lawmen* 吗? *More lawn* 会带来 *more Nam* 吗? 对她来说, *More mown lawn* 会带来 *more long moan*。或是 *lawn mourn*¹。美国人太喜欢 *more mown lawn* 了, 她说。不如说整个美国都是一个 *long mown lawn* 好了。一个没有 *mown* 的 *lawn* 会变 *long*², 她说: 不如要一个 *long lawn* 好了。不如要一个 *long lawn* 和一只 *mole*³。让 *lawman* 拥有 *mown lawn* 好了, 她说。或者是 *moron*⁴, *lawn moron*。

1 哀痛。

2 Long: 高。这里指未割过的草长高了。

3 鼹鼠。

4 傻瓜。



住惯城市的人

他们搬到了乡下。乡下够好了：树枝上坐着鹌鹑，沼泽地里藏着青蛙。但他们却感到不安。他们争吵得更频繁了。他们会哭，或者说她会哭而他则垂着头。现在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晚上她会惊醒过来，听见他正在抽泣。她再次惊醒过来，听见汽车驶离车道。早上阳光打在他们脸上，但是老鼠却在墙壁里窸窣作响。他痛恨老鼠。水管裂开了。他们换了新水管。他们毒死了老鼠。邻居的狗在叫。它不停地叫。她想毒死那条狗。

“我们是住惯城市的人，”他说，“但你一个可以住的城市都找不到。”

随着她年龄渐长，在她关于其他男人的幻想中，关于那些不是她丈夫的男人的幻想中，她不再梦到性接触了，像她从前那样，那或许是为了报复，在她生气的时候，或许是出于孤独，在他生气的时候。现在她只会梦到他们之间有一种爱意和一种深刻的理解，梦到交握的双手和凝视的目光，常常是在像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她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因为她对她丈夫的尊重，因为她确实尊重她丈夫，还是，归根到底，不过出于倦怠，抑或出自她对自己能做的事的某种预期，即便是在幻想中，因为她现在已经到了某个年纪了。在她特别累的时候，她甚至都无法去幻想那种爱意和那种深刻的理解，而只能幻想一种最低程度的陪伴，例如两个人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坐在椅子上。在她更老一些，更累一些的时候，然后再老一些，再累一些的时候，新的变化又发生了，她发现就连这种最低程度的陪伴，两个人一起，都变得太过疲累而难以承受，于是她的幻想蜕变成了他们和其他朋友一起，平静地享受友谊，那种她可以怀着清白之心与任何男人拥有的友谊，而且她确实和许多男人都拥有这种友谊，这些人有些也是她

丈夫的朋友，有些不是。在夜里，这种友谊会带给她安慰和力量，当她白天拥有的那些友谊显得差强人意，或是在一天结束时依然显得还不够的时候。于是这种幻想变得与她清醒时的现实没有差别了，也根本不应该被看作是背叛。但因为这些是她在夜里独自怀有的幻想，它们依然让人觉得像是某种背叛，又或许，因为它们是出于某种背叛情绪而产生的，因为如果想要它们提供安慰或力量，它们或许必须如此。那么实际上，它们就只能依然是，某种背叛。



白种部落

我们住在一个面色苍白的白种人部落附近。他们不分昼夜地过来偷我们的东西。我们竖起了高高的铁丝网，但他们会像瞪羚那样越过它们，对着从窗口往外看的我们阴邪地做鬼脸。他们摩擦着脑袋，直到他们亚麻色的头发一丛一丛地竖起来，他们在我们的碎石门廊上踱来踱去。就在我们观看这种表演的时候，他们中的其他人已经潜入了我们的花园，偷偷摘下了我们的玫瑰，将它们塞进自己裸露的肩膀上挂着的袋子里。他们瘦得可怜，看着他们我们会为那些围栏感到羞耻。但当他们离开以后，当他们在幽暗中像白色的影子一样溜开之后，我们会因为他们毁掉了我们的海德堡玫瑰和贝尔珀小姐玫瑰¹而感到愤怒，我们决心要对他们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他们想要的总是不总是玫瑰，有时候——尽管乡下一连好几英里都被大石块和碎石片所覆盖——他们却偏要将我们树林中的石头背走，当我们清晨走进树林时会发现地上斑驳的坑洞，灰白的虫子正盲目地钻向地底。

1 均为玫瑰品种。

我们的旅行

我的母亲在电话中问我们开车回家路上怎么样，我说“还行”，我的回答并非事实，而是一句谎言。你无法总是告诉所有人事实，而你绝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完整的事实，从来都不行，因为那需要花的时间太长了。

“还行”一词是对此事的一个最简洁的概括，而且它显然是错的。只有两个人长途开车旅行都会很难，有三个人时还会更糟糕。反正我们每次上路基本上都会闹别扭，因为我似乎总是无法按时上路，而马克则无法忍受推延一分钟，再加上还有小孩儿¹。马克通常会在上路后马上高兴起来，但这次他一直对我发脾气，因为我没有提前足够长时间告诉他该在哪里转弯或是我同一时间给了他太多指示。此外我还不不停地要他升挡。我们的车很旧，变速器很吵，所以我很难判断车子是不是在对的那一档。

然后我们开始闻到了燃烧的汽油味。在我们前面有一辆小货车，车上坐满了某个宗教团体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味道可能来自他们的车，到一个车库边他们开进去后燃油的味道就消失了，

1 此处为 Junior（小），即儿子的名字也为马克，加“小”字予以区分，故作此翻译。

马克的心情因此变好了一点点。

然而我们还在多山地带，小孩儿开始宣布他计划明年要爬的山——我要爬那一座，他说，指头指着它，还有那一座，那一座叫什么名字？白脸山？我要爬白脸山，然后还有那一座。我要爬那边那一座，那一座叫什么名字？查尔斯山？那边的那一座呢？它叫什么名字？蒙古斯山？真菌山？芒果山？猫鼬山？嘿，快看那一座——那肯定是最高的那座了。那一座叫什么名字？

我将地图转来转去，试着弄清楚这些山都叫什么名字，虽然小孩儿话说得很快，而且表现得更像是六岁而不是九岁，我倒不觉得这种对话有什么大坏处。但马克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坐在旅行大巴上并问我们能不能安静点儿。事情只要有一点点失控就会让他很紧张。

我们总算上了高速公路，我当然想上厕所了。每次一上高速路我就会想上厕所。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休息站，既然人都在那儿了，我们就在一张野餐桌边坐下来开始吃我们自带的三明治。野餐桌不是很干净——桌上有几处黏糊糊的洒出来的饮料和一些粘鸟胶——但是阳光很温暖，我开始放松，愉快地观察着经过我们去上洗手间的人，这时小孩儿从洗手间回来了并问我要钱买汽水。他看到饮料机就总是要买汽水，我总是会拒绝他，我这次也拒绝了他。

现在小孩儿决定要闹，他说如果我们不给他买饮料他就不上车，他走上草地向着“遛狗区”走了过去，坐在草地里伸出来的一个弯曲的管状物上生着气。所以马克就说不如让小孩儿喝他的

汽水吧，他总是比我更容易让步，于是我把小孩儿叫了回来给了他钱，他走开又带着汽水回来了。不过，我却犯了阅读配料表的错误，当我看到汽水中含有那么多咖啡因时，我开始大谈特谈这一点并不愿住嘴，回到车里我还在说，直到我发现小孩儿又开始生气而让他买汽水这件事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于是我住了嘴并开始用一种叫作“湿家伙”的湿纸巾擦手，湿纸巾带有一股令人恶心的甜味，浓郁的气味充斥了整个车子，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开始怪我了。

在这之后，小孩儿挺高兴的，因为喝了汽水让他感觉比实际年龄大了几岁，这一点我能从他软塌塌地坐着的样子看出来，他的两膝分得很开，双手垂挂着，而当一群男女骑着摩托车以九十英里时速经过我们时，车里的气氛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马克说他希望他们会因为超速被拦下来，这个想法让他高兴得甚至都开始和我说话了。他问我等我们买新车时我们应该买辆什么样的车。他点出了路上的一辆道奇凯领，这时小孩儿从白日梦中醒了过来，说他想要一辆科尔维特。马克问他准备从哪儿弄到3万美元。小孩儿想不出来，然后他想起来问马克他为我们的大捷龙花了多少钱。7000，马克说，这一信息把小孩儿难倒了，但在我看来很不公平，因为他没有告诉小孩儿这车是二手买的，为了公平我插嘴指出了这一点，于是小孩儿当然说他的科尔维特也要买二手的。不过我对汽车的话题不那么感兴趣，很快我们的谈话便山穷水尽。于是我开始继续做我之前在做的事，也就是看窗外。

我们经过了一个地方，高速公路管理局将路两边的森林清理

掉了，种了一些新树。这些树上满是枯萎的发红的叶子，明显快要死了。这让我想到了森林退化，然后又想到了家庭农场的消失，不知怎么又让我想起了咖啡因含量的问题。那时我开始辨认在这次旅途中我认识的新树种，当我放弃做这件事时我就只是看着我胳膊上的肥肉在吹进车窗的风中颤抖。

接下来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有一阵子我觉得我的腿被蜘蛛咬了；之后马克问我三明治里是不是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小孩儿将过路费收据卷起来做成了一个望远镜，马克呵斥了他；不过之后我们都安静了下来，全在看路边一起相当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残迹。

在休息站时我在想大概有 50% 的人假期看起来比我们过得好。但另外 50% 看起来比我们过得还要坏，所以我觉得心理很平衡。

在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家的时候，小孩儿想要在一家假日酒店停下来过夜并且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作为一家人对彼此有某种特定的忠诚感，它运作的方式是我们当中的任意两个人不会同时对第三个人生气，除了少数时候，例如在我用了“湿家伙”的时候。